

山水(国画) 李升运

绿林杂俎

城里的人不都是城里人。想当初我也是城里的人。由城里的人过渡到城里人,没有横渡黄河那么艰难,但也不是一眨巴眼那么容易。

我祖上不是城里人,是泥腿子。也进城,到了城里两眼一抹黑,见了城里人不敢说话,不会说话,特土。他们不是去城里瞎逛游,有时候去卖麦草,有时候去卖菜。从乡下到城里三四十公里的路,一路拉着架子车跑,身子骨累得快散架了才坐地休息,然后继续跑,不跑天就黑了。也不是好路,坑坑洼洼,上坡下坡,尘土飞扬。那么一个人到了城里,城里人避之不及,不给好脸,正眼都不看。

我父亲刚开始也不是城里人,常住城里跑,但没把自己跑到城里人。跑步是成不了城里人的。城外的人要成为城里人,得跳,像蚂蚱那样跳。我父亲跳到城里人之后我们也跟着成了城里人,这是我这样的有城外入光荣“血统”的孩子成为城里人的捷径,也是唯一的路线。

小城的城里人。城里人有房子住。房子是成为城里人的首要标志。没有房子就算你成了城里人也底气不足,目光软弱。房子不必大(其实是大不起来),能容身就行。我们刚开始住

城里的人

许锋

的是平房,年久失修,破破烂烂。住了一段时间后外墙塌了。墙塌的时候我们都不在家,都上学去了(有学上是城里人的另一个好处),也就没砸着我们。这要感谢上帝,如果深更半夜的塌了墙,我们就不是感谢上帝,而是去见上帝。但老城里人原来住的基本上都是平房,有些也年久失修,漏风漏雨,甚至还摇摇欲坠。电线像蜘蛛网似的互相牵连。没有上下水,没有卫生间。起先城里人都这样住着,看不出差别。后来的城里人买了房子搬到楼上,有的城里人平房被拆迁搬到楼上,剩下的是没大本事大能耐或是老弱病残的弱势者,还得在老房子里猫着。哪一个城市都有这样的老房子,动不得,拆不得,走不得,卖不得。像是一辈子在为祖上守着什么。

但这样的房子也不是你想有就有。很多城里的人没有。很多城里的人租的是这样的房子,便宜。租房的人很难成为城里人,因为那不是他的固定居住地。他的住址经常会变,他没有信箱,没有固定电话,用不上天然气,也用不上北方的暖气、南方的空调。

城里不能随便盖房子,不像乡下,你在自己的院子里怎么折腾都行。城里的人到了城里不敢乱折腾。城里人在城里也不敢

乱折腾。

城里的事儿要按城里的规矩办。城里的规矩多,所有城里的人都要讲规矩,不能乱来,想当然,为所欲为。不能想吃就吃,想睡就睡,想喊就喊,想闹就闹。

我也是到了城里,成为城里人之后才学会讲规矩的,刚开始是认真地讲,后来半真半假地讲,后来假装地讲,后来不讲——城里除了规矩还有关系。关系乡下也有,七大姑八大姨都是你的关系,那能看见。城里的关系往往看不见,约莫。很多人不会约莫,撞得鼻青脸肿。很多人揣摩透了,也就有了自己的关系。

关系是城里人的保险杠。城里的人和城没啥关系,进来,出去,过客。要想有啥关系,你得先成为城里人。你得在城里摸爬滚打十几年乃至几十年。老关系便都很牢靠。

新关系的建立却没那么复杂,钱可以通关系,有了钱就有了新关系。但和老关系不同的是,老关系靠情拉,友情、面情、真情;新关系靠钱拽——用的自然是钢丝,遇刀即断,嘎嘣脆,不小心还弹着人,毁容。所以,最讲脸面的城里人中也有一些没脸或不要脸的。

不少城里的人见天看,习以为常。

人物故事

给自己留灯

陈鲁民

励志的故事总是会给人带来戏剧性的效果,尤其是那种咸鱼翻身大落大起的例子,曾在《非诚勿扰》相亲节目里惨遭全部灭灯的郑钢,就是这样一奇葩。

郑钢是南京大学2008级的本科毕业生,因家里穷,母亲每个月只有1000多元收入,而且身患风湿、糖尿病等多种疾病,治病又欠下了不少外债。虽然郑钢已获得保研机会,但他还是放弃学业当了房地产公司的销售员。就在这种情况下,他参加了《非诚勿扰》节目。遗憾的是,他给女嘉宾留下的印象是:售楼仔、家庭负担大、好高骛远、个子矮、容貌一般……第一轮结束就被灭了7盏灯,介绍他的短片还没播完,24盏灯就已灭完了。也就是说,他曾当着全国观众的面被24个女人一起拒绝过。

可是谁也没想到,这个不起眼的男人,不知是因被集体灭灯受了刺激而格外发奋,还是时来运转,顺水顺风,他从《非诚勿扰》回来后就辞去售楼工作,和合伙人开了投资公司,专门做职业金融投资人。第一桶金是做操盘手赚的几十万元,凭着专业眼光和技术以及百折不挠的韧劲,他很快就从几十万元到上亿元,财富飞快累积起来。发财之后,2014年,郑钢向南京大学捐赠190万元,2015年又为母校捐出1000万元。

知道这个消息后,那些当初毫不留情为郑钢灭灯的姑娘们,不定该有多后悔。说句老实话,许多姑娘参加各种电视台的相亲节目,还不就是为了“干得好不如嫁得好”,钓个金龟婿,然后“坐在宝马车里”哭或笑或发呆,尽管她们嘴上不承认。可等来等去,选来选去,却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绝佳机会溜走了,姑娘们怕是如今一个个肠子都悔青了,因为郑钢曾经给了24个姑娘嫁给亿万富豪的机会。或有眼无珠,或过于势利,或求全责备,或命中无缘,万万没想到,如花似玉的她们反被不入法眼的郑钢“灭灯”。

当然,事情也可能沿着另外一条线索展开。假如当初有个姑娘独具慧眼,给郑钢留灯,与他牵手,共同踏进婚姻殿堂。而一旦沉湎于甜蜜爱情,满足于卿卿我我,那郑钢还会不会发奋拼搏,以创业成功来回击羞辱,证实自己,那就一定了。有的人的好条件是明摆着的,或仪表堂堂,或出身富贵,或名校毕业,或职务显赫,或家产雄厚,像光彩照人的狗头金,可一目了然,譬如王思聪;有的人的好条件却是隐形的,潜在的,需要挖掘打磨,像曾被埋没的和氏璧,或貌不惊人,或出身贫寒,或籍籍无名,或譬如马云、郑钢。

给自己留灯,除了自尊与自信,更重要的是自强不息,靠奋斗加分,靠成就说话,靠本事立身。世间有大志的人太多了,但真正能好梦成真的人却有限,原因无他,努力不够,拼劲不足,汗流得不够多,韧劲不够强。机不可失,失不再来。给自己留灯的郑钢,正在享受成功带来的喜悦,自然也包括美好爱情。而那24个为郑钢熄灯的姑娘,也不必气馁,把心态摆正,眼睛睁圆,说不定下一个郑钢正在灯火阑珊处。

……新书案……

《淬火——将军是怎样炼成的》 王佳琦

小说以“金、银、铜三枚长命锁”为线索,通过叙述“红军侠女的传奇故事、援越抗美的异国情怀、两弹试验的效应恋结、者阴山的通信兵之歌、老山前线的英雄儿女、哈佛在线的创客梦圆”等典型人物和历史事件,弘扬了英雄主义和献身国防科研的正能量,并揭示了三代人的不同命运。

小说跌宕起伏,讲述一个普通士兵在部队的大熔炉里怎样锻炼成为共和国将军……



愤愤不平

崔立

没,没呢!张衡愤愤不平地骂了声:那还不去做!

儿子点头,要离开时,野狗似乎很无辜地叫唤了一声,还拦住了儿子前行的路。愤愤不平的儿子一脚就踢了上去:滚吧!你这只野狗!儿子踢得有些重,还连着踢了好几脚,直踢得那只野狗,呜呜地可怜叫唤着,似是在博取同情,又似是在愤愤不平。当儿子的一脚再次要踢上去时,那只野狗已经快速跑出了小区。

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。一辆在马路边停下的豪车,一个看上去斯文大方的黑衣男人下了车,野狗跑出去时,正好撞上那个男人腿上。男人被撞,很厌恶地一脚踢了上去,嘴里骂了声:死狗!那只野狗,真像疯了一样,愤愤不平地就咬上了男人的大腿,男人的惨叫声响彻在了马路上空。

张衡看呆了,儿子看呆了,所有在那里走路,或是站立的人都被这一幕看呆了。那个男人的腿,被咬得血直往外冒,把外面的

裤子都染红了。大家都只看着,没人敢上前去制止,有人拨了110报警电话,也有人拨了120救护电话。那个男人站在那里,脸上边吃着疼边像是给谁打着电话。

一小时后。朋友来了电话,响了好多下,张衡皱着眉,不想接。电话就不厌其烦不依不饶地又响了好多下。张衡只好接了,说:什么事?电话那端的朋友,似乎语气里还带了诸多兴奋的情愫,说你好像不开心?不要不开心嘛!刚才我错了。张衡说:你到底有什么事?朋友说:我记得,你是住在柳月小区的,对吗?张衡说:对。朋友说:你还记得我提到的那个炒期货,赚钱赚得比我多得多的朋友吗?张衡心头又愤愤不平起来了,甚至有些想挂电话的冲动了。张衡说:你没事我就挂了!朋友又说:刚才你们小区门口,是不是出了个事故,一条疯狗咬了一个男人?张衡说:是,那又怎么样?朋友说:那个就是我炒期货的朋友,我刚接到他电话,知道了这事。那狗咬得还挺严重的,要打破伤风针,还要绕线,还要留院观察一周……朋友似乎越说越激动,越说越兴奋,之前的愤愤不平早就荡然无存,真像是换了一个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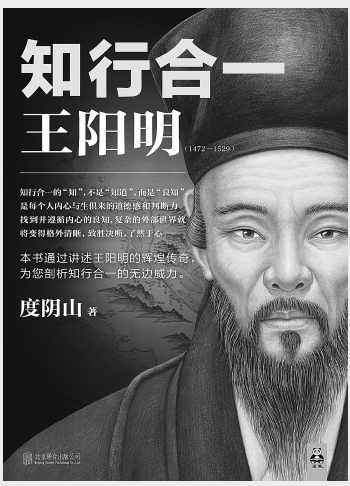
张衡握着电话,想:这也太巧了吧。然后,张衡什么也没说,就在朋友喋喋不休的话语中狠狠地挂断了电话。

五月粽香 李易农

一片笋叶,一把糯米  
经过水与火的历练  
于五月,散发出特有的芬芳  
这香,是太阳的味道土地的味道  
这香,是山泉的味道青草的味道  
这香,就是一条青藤,从舌尖上  
直往肚子里,血液里,骨髓里  
生长

这粽子的香,就是离家人的魂  
想它的时候,端午就是整个五月  
五月,就是整个漫长岁月的  
别离

连载



虽然是每个人自己的问题,可有些人的道德被多年来时间的俗气所污染,已不能自动自发地流露,所以必须要树立道德楷模,让道德楷模唤醒他们内心正要睡死过去的善良。

老办法往往是最管用的 他的办法是老办法,但老办法往往是最管用的。他恢复了设

王阳明清晰地意识到,这个姓王的宦官就是罪魁祸首。只要搞定他,庐陵县不该缴纳的赋税就会灰飞烟灭。他给吉安府长官写了封信,他知道那位王太监会要看信,所以信的内容其实是写给王太监会看的。他说,我在看庐陵的赋税记录时大为惊异地发现,三年前庐陵的赋税总额是四千两,可这三年来达到万余两。我先是高兴得手舞足蹈,因为在别的地方赋税都在负增长的时候,庐陵县却呈直线增长。不过我又仔细看了赋税名录,发现有些东西根本没有,却还要收税。我还听说,以镇守中官为首的收税大队来庐陵像是土匪抢劫一样。我现在有个小疑惑,这些赋税是上级政府,甚至是中央政府的规定吗?还只是我们吉安府的规定?交税的日子马上要来了,可最近这里发生了旱灾,瘟疫又起。如果再强行收税,我担心会激起民变。俗话说,仇人就是恶人。一旦真有民变,我不知该如何向上级政府交代。

行。如果你们认为我不能胜任这份工作,我请求辞职。

王太监看到这封信,冷汗直冒。如果这封信不是王阳明写的,那他不会恐惧。一个对自己都敢下狠手的人,对于别人的几句要挟就缴械投降,那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太监。可王阳明的要挟不同,王阳明此时虽然只是个小县令,但他的弟子遍布全国,中央政府也有他的旧知新友。天蓬元帅虽然被贬下凡间做了猪,但人家毕竟也是天上来的。

王太监对吉安府长官说:“我看这庐陵的赋税是有问题,暂时免了吧,等王阳明走了再恢复。”

庐陵人感激王阳明,几乎痛哭流涕。王阳明趁势发布告示:“你们打官司,我不反对。但我看你们之前的状纸是专业人士撰写的,又臭又长,毫无阅读快感可言。今后你们如果再告状,要遵守以下四点要求:首先,一次只能上诉一件事;其次,内容不得超过两行,每行不得超过三十字;最后,你认为和对方面可以解决的事,就不要来告状。如果有违反这三条的,我不但不受理,还要给予相

应的罚款。”

这份告示贴出时,百姓们还沉浸在减免税收的欢乐中,所以一致认为,打官司是没有良知表现,今后要改。他们不知道,自己的心境已被王阳明悄无声息地改变了。

王阳明趁热打铁,继续对他们的心灵世界进行改造。针对当时瘟疫横行的现实,王阳明写了篇感人肺腑的布告。他说:“虽然是天灾,不可避免,也不能违抗,所以我们要适应它,并且在适应它时感悟人生道理。你们怕传染,所以就得了病的亲人抛弃,表面上看,他们是因瘟疫而死,实际上是死于你们的抛弃。瘟疫并不可怕,通过正确的方法可以控制,可怕的是人心,一旦你们的心被恐惧侵袭,就会让你们做出没有天理的事来,这是逆天啊!我现在为你们指明一条消灭瘟疫的道路,那就是用你们的心。你们心中本就有孝心、仁心,你们不必去外面寻求任何东西,只要让你心中的孝心和仁心自然流露就万事大吉了。”

不过,王阳明也承认,道德

立于朱元璋时代,早已名存实亡的申明亭和旌善亭“两亭”制度。他要求庐陵县所管辖的各乡镇都要设立这“两亭”。旌善亭是光荣榜:凡是热心于公益事业、乐于助人、为国家和地方做了贡献的人,在该亭张榜表彰,树立榜样。这是存天理;申明亭是黑榜:凡是当地的偷盗、斗殴或被官府定罪的人,名字都在此亭中公布,目的是警戒他人。这是去人欲。

所谓政治力,无非是一个人处理各种关系的能力,主要就是人际关系。王阳明在庐陵,首先必须要处理好和上级的关系,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官帽;其次他还要必须搞好和下级的关系,这样才能把自己的意志通过他们来实现;他更必须要关心的就是他和百姓的关系,因为百姓是他实际上的衣食父母。但让人沮丧的是,“父母官”大都热衷于和上级处理好关系,偶然会用心于下级的关系的维护,很少有官员会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处理和百姓的关系上。理由很充分,中国古代是专制社会,百姓不是他们的权力源泉,上级才是,皇帝才是。

王阳明截然不同,他全身心的要解决的就是他和百姓的关系。我们注意到,他处理这层关系时的思想就是先让百姓有道德感,也就是唤醒他们向善的心。让他们专注本职,不要和自己内心无关的官司为人生目标。

王阳明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在基层工作的经验。按朱熹的说法,你没有工作经验,就不可能知道这份工作的道理,那你就无从下手。你必须先通过书本或者是前任的工作总结“格”出你工作的道理,才能胜任这份工作。王阳明用事实反驳了朱熹,按王阳明心学的说法,天理就在我心中,我之前所以没有显露在基层工作的那些道理,是因为我没有碰到这个机会,现在我碰到这个机会,那些道理就显现出来了,所以我不需要向外索取任何关于基层工作的道理。

这个道理是什么呢?其实就是用心,只要你用心为百姓好,就能想到为百姓做任何好事的道理,然后去做就是了。

这正如他对弟子徐爱说的,孝顺父母还需要去外面学什么?

只要你有孝顺父母的心,就必然知道,冬天来了要给父母添衣服,夏天来了要给父母打扇子。正如他在庐陵一样,只要有一颗为百姓的心,就必然会想到百姓的房屋存在防火隐患,这种道理,不需要去外面寻求。

当然,王阳明不仅是个高超的政治家和战略谋划家,还是个能灵活处理具体事务的干练的技术官僚。下面这件事就是证明。

庐陵不仅讼棍多,恶棍也多。王阳明曾活捉了一个编号“王和尚”的强盗。经审讯,王和尚是一个强盗团伙的三把手,这个强盗团伙做了很多大案要案,经过王阳明的一番心火启蒙,王和尚居然良知发现,供出了老大多应亨和老二多邦宰。二人很快被缉拿归案,并且招供。王阳明将他们送到上一级政府。但过了不久,王阳明收到上级的抗诉信,信中说,这件案子是冤案,多应亨和多邦宰是纯碎的良民,之前发生的刑事案件都是王和尚一人做的,而且王和尚已经承认。上级政府要王阳明重新审理此案。